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八七回 醉仙居酒客造謠言 盤山谷周禮畫□字

話說馬如飛、周禮、周智由三叉路口經那引路人指明路徑，一直跑到張家窪，到了營前一看，那營已不知遷到那處去了。向左近土人去問，皆雲昨午後不到兩個時辰全數遷走，但不知遷往何處。問了幾處皆是一樣，三人好生奇異。周禮道：「這會出差，大約利市燒得不好，怎這樣的不順遂？」沒奈何，只得且向那熱鬧村市上走去。馬如飛道：「裡外一句話，我們肚裡已餓得很了，且吃了酒再去訪，諒情這大一座營盤沒有一個尋不著。」恰巧走不多遠，有一片大酒館，三人走了進去，揀了一張乾淨桌子坐下。酒保送過杯筷，馬如飛問道：「你們這館子裡有什麼投口的菜嗎？」那酒保道：「客官那裡話來，小館醉仙居連玉山城裡都是著名的，勿論葷菜素菜沒一樣不投口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如今我們吃了還要趕著有事。可有什麼現成的嗎？」酒保道：「有的，有的。」就此熏魚、糟肉、燒雞、鹵鴨、蝦仁、螃蟹、海參、魚翅，那嘴裡就同被熱蘿蔔燙了似的，說了一大氣。馬如飛卻一句都聽不清楚，便說道：「你就代我把牛脯燒二斤，打二斤白酒送得來是了。」那酒保見說，手向桌角上一擦，偏了頭向著外面扯開一條吊桶粗的嗓子，一溜煙喊了一串。過後又笑嘻嘻的招呼道：「客官稍守一會，馬上就到。」說著拿起一塊搭台布，又到旁邊桌上去了。頃刻之間，果然酒兒菜的統統送來。三人吃了一會，只見東邊一張桌上一個老者，向前面一個人問道：「王老哥，我問你，你們這裡那張元帥的剿匪營昨日打了一仗，今日到那處去了？」那人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總之一句，叫做正龍逼邪，昨日那一仗，你知道怎樣打起來的嗎？」

老者道：「我從那日跌了腿子，倒有一個多月不出來，怎樣會曉得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大宋營裡有一位濟公聖僧，是當今皇上刺度的師父。他老人家的法力就同當日封神榜上那二郎神楊戩差不多，委實七□二件、金術水火土五遁俱全。皇帝因小西天全是妖法，特為請他老人家幫忙。自從狄小霞帶兵渡過小南海，在五里墩紮下營頭，他老人家曉得狄小霞是個好色的淫婦，他搖身一變，做個□八九歲絕色的少年小伙子，到狄小霞營裡投效，改了一個不知什麼稀奇古怪的名字，我卻記不清了。」

果然狄小霞一見了面，就合式不過，隨即後帳吃酒，就想同他成親。他老人家本是□八世重身金面羅漢轉世，怎能失身在這小淫婦身上呢？但是若回絕了他，又怕正事上不得順手。忽然心生一計，到了睡覺的時候，他暗暗在他營裡揀了一匹公馬做了替身。就這一夜，狄小霞真是心滿意足。過了兩日，自然是處起心腹來了。他就勸狄小霞來劫我們大宋的營盤，並著他將全營的兵將帶走。狄小霞就愁本營沒人照應，他老人家道：「這愁什麼？當時就地下抓了一把泥，向空中一灑，喊了一聲『無量佛』，登時四個天神天將帶來滿營的兵。便哈哈大笑道：『有這些兵將，還愁守不住營麼？』」狄小霞一見好不歡喜，隨即將本營全部的兵馬就帶去劫宋營的糧。請問我的宋老老，向例古書中偷營劫寨都是出其不意才得成功，他老人家既叫他去劫糧，還有個不把信家中的嗎？張元帥同楊將軍得了這個信息，當時就把糧草搬了一空，兵將都埋伏在營外，候著狄小霞的兵衝進營裡，突然信炮一響，八面埋伏統統齊出。可憐把些賊兵賊將殺得鬼哭神號，就此殺的殺，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去了有二三萬人。只剩得狄小霞一人一騎逃回，走到自家營門，忽見滿營的都換了大宋旗號，登時一陣亂箭射住他不得進門。狄小霞沒法，只得連忙逃過小南海，自往小西天而去。據說他這營盤，一者地勢甚好，二者糧草豐足，所以我們大宋得著這一座白大營盤，便將本營拆去，歸並那處去了。」這人說畢，那一些吃酒的都開了口，有那附和的，有那斑駁他的，鬧成一條聲。那老道：「諸位不必倒樹尋根，我也聽人說這位濟公和尚委實神通廣大，就如前日葉少文家那個家務，除掉他老人家，那能辦到這樣嗎？」

此時馬如飛、周禮、周智聽他們這些三分真七分假的話，倒很有趣，所好卻訪著本營已遷到狄小霞那營裡去了。當下吃完了酒飯，會過了帳，外面辰光已在起更前後，隨即都放出夜行的功夫，由大路直奔西南。連躡帶躡的，不上片刻已到了營前。才進營門，牛忠剛由大帳退到前面，忙說道：「馬老英雄同兩位兄弟都回來了，大帥同楊將軍記念得很，趕快上帳去罷！」馬如飛、周禮、周智連忙跑上帳去，參見已畢。張欽差道：「那四位壯士的下落可曾訪著了麼？」三人便將中途遇雪錯走路頭。迷入盤山谷退不得，因記起盤山谷有個好漢叫祝三公，是八把苛拿錢志的師父，誠恐被錢志誘到裡面，被祝三公所擒，因此回來預備求濟公聖僧作法。張公道：「你們該就近訪一個實在的呢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大帥有所不知，這祝三公本領軟硬兼全，天下有一無二，老拙輩皆非他的對手，因此不敢造次，趕快回來，想同聖僧設法。」楊魁道：「聖僧昨日得了敵寨，我等匆匆遷營，他一逕外出，不曾回頭，倒不知那處去了。這便怎樣好呢？」周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一定已到了祝三公家裡了。」楊魁道：「義士何以知道？」當下馬如飛又將茶館裡碰見祝三妹的話說了一遍。張欽差同楊魁將信將疑，便說道：「老英雄同兩位義士辛苦了，且請休息休息再作計較。」那知一連過了幾天全無音信，濟公也無消息，周仁、周義、周信也不見到來。

此時宋營裡又添了小西天二千多降兵，營中所丟下的糧草、銀兩不計其數，真個兵精糧足。小西天自從狄小霞逃回之後，再也不敢出頭。他仗住金光寨保守，以為我也不同宋人為難，宋人急切也沒有方法到我，因此宋營中很覺安享無事。雖屢屢想過小南海破寨、卻因那水上機關，楊魁、菊猛知其厲害，不敢輕易動手，必須等候濟公到來方好設法。但那周仁、周義、周信並那褚彪杳無信息，張欽差同楊魁究竟難得放心。周禮、周智格外心急。這日已到了臘月初八地臘日了，張欽差、楊將軍升了大帳，各位英雄參見已畢。張欽差因平時查問馬如飛那祝三公的行為，知道他謹慎小心，向不生事，當下又同馬如飛商議，要想遣兩員英雄到盤山谷去，以招安為名，便查一查究竟。馬如飛以為然。張欽差便傳隨營的文案，就帳前著他暫時擬一張招安視三公及祝善、祝慈並女英雄視三妹的稿子。那文案果然暫時擬成，給張欽差看。上寫道：

欽命兵部尚書、欽差大臣總督張，兵部侍郎提督全軍剿寇大將軍楊，為諭知招訪事：本帥等奉旨親統大軍，剿滅玉山小西天匪寇，所謂上為國家伸除害之威，下為蒼生謀久安之道，所以草澤英雄，聞風威集，盡願捐軀報國，以效馳驅。而本帥亦並待以上賓，榮禮優客，推心置腹。故甫經舉令，妖匪潛蹤；乍爾磨戈，強徒遁跡。茲因稍養銳氣，直搗賊巢，惟訪得本境義士祝三公及其子祝善、祝慈，其女祝三妹，均係義膽忠肝，亮才獲力，埋沒草野，悼惜殊深。際此需孔亟之秋，正是賢士風雲之會，為此虔修尺字，恭代安車，仰即投效來轅，幸勿觀望。切切特諭，須至招訪者。

張欽差看畢，便提筆把「正是賢士」四字改了個「正英雄」三字，隨著文案發去清書騰清。不上一刻，已騰好了送到，張欽差便給楊魁過目，過朱用印。又同楊魁議道：「將軍高見，此事著那兩位英雄到盤山谷走一趟方為妥當？」楊魁道：「此事非馬老英雄不克，其餘聽便著何人同行就是。」張欽差因周禮既是熟路，又關合著弟兄分上，便著周禮同走。

二人領了將令，隨即起行。好在走過的路，兩人也不備馬，仗著自己的手腳，連兵器都不曾帶。到得午飯過後，已到了盤山谷的後路。馬如飛道：「我們此番進裡，轉一個彎便做一個記號，免得回頭時又要花錢費鈔。」周禮道：「我倒有一個主意呢。」隨即在人家粉牆上巴下一塊白粉，轉一個彎，便在那牆角上畫一個白□字。馬如飛笑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保得起你我可以不再到盤山谷了。」周禮道：「道長這話怎講？」馬如飛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懂，不是倒被你畫□字賣完了嗎？」二人正然鬧笑，只見乞丐似的一個鄉下人，拿著一塊破毛巾，已將那□字抹掉。周禮就要發作，馬如飛暗使了一個眼色道：「且慢。或者是這人家門口，他圖乾淨，並非有心同我們作對也未可知。」說著便又轉過一彎，周禮又畫了一個□字，便留心看著後面。那知這人果然跟著後面，倒又代他將那記號抹掉了。周禮此時止不住無名火起，一躍步到了那乞丐面前，一把揪住他的發根，搯他下地，舉起拳頭就要動手。那人伏在地下，只喊「爺爺饒命」。馬如飛一見，說聲「不好」，暗道：他如拳頭一落，這乞丐一定要去見閻王老子了。人命雖是小事，那一糾纏還要誤了我們的大事呢。連忙一搶步，伸手將周禮的拳頭托住，說道：「且莫打他。你代我問他，他跟著我們將那牆上的記號抹去，專同我們作對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乞丐哭哭啼啼的道：「爺爺明見，小人並非同爺爺有心作對，委實小人的衣食飯碗，就在這上面呢。」馬如飛一聽，好生詫異，忙叫周禮停下手來。又向那乞丐問道：「你說衣食飯碗就在這抹牆，這話好叫人

難懂。那裡你專待人家揩牆抹壁，靠此過日子嗎？」

那乞丐道：「爺爺有所不知，只因我們這盤山谷有二□四個窮漢，專靠領路吃飯。

有那狡猾客人，曉得我們這谷里路難走，他也像爺爺們在轉彎處做起記號，不是那領路的生意就輕了嗎？因此那二□四人，又公用我做個巡路，遇著堆磚置瓦做個記號的，代他踢掉；遇著畫牆塗壁做記號的，代他抹掉。每人給我五個銅錢，我就靠這一百二□八個銅錢度日，所以說衣食飯碗都在這上面了。」馬如飛便叫周禮放了他，也不再做記號。

又轉了幾個彎子，卻然又到了那日進裡的一爿吃食店，先就泡茶坐下。那開店的一見是認得的，忙高聲招呼道：「將爺們又來了嗎？」馬如飛、周禮一齊回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就此向他問了問祝三公家的住處，那開店的道：「他家是最容易找，不論走到那處，都看見他家牆壁，照准高屋走去是了。」二人當下連忙將酒兒、面兒、點心的吃了一個盡飽，隨即喊了算帳，共計五錢三分。那知二人將手伸到懷裡一掏，卻然伸了進去，不好意思伸出來了。原來二人忙了開差，都忘掉查點銀錢。

馬如飛紅一紅臉，便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不要緊，好在是熟店家。」不知這句話才說出口，那東家向那收錢的伙計打了一句暗話，匆匆往外就走。馬如飛只得向那伙計道：「今天吃了五錢三分銀子，我們回了營去，自然著人送來。今天忘掉帶錢出外，這筆小帳請你暫記一記罷。」那伙計聽說，便把一顆頭搖個不住，說道：「小店概不賒欠。」周禮看了這樣，暗說道：好不好，這人大約得的搖頭瘟，想著便氣憤憤的要想發作，馬如飛怕他惹事，趕緊接口道：「不能怪你，你東家不在家。」隨手將身邊一方佩玉解下道：「且押一押，明日著人來贖如何？」那伙計淡笑道：「客官，這越分談不來了。你們老爺們回了營中，辦我們一個私開小押，那還吃當得起嗎？總之我們吃食店裡有句俗語：腰內無錢莫坐下。二位看怎樣交代是了。」

此時二人真就被窘住，馬如飛又不讓周禮發作，真就無法可想。忽然外面一個拖鼻涕淌眼淚的禿頭小伙子，匆匆地走進店來，向馬如飛面前一站問道：「你可是馬道爺嗎？」隨即從身邊拿出一封信來，放在台上，掉頭就走。馬如飛把信拿過一看，見封面上果寫的是自家的名號，裡面還封著一件方方的石頭似的一樣物件，馬如飛同周禮看見都覺奇怪不過。欲知這信究竟是何人帶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